

【環境議題融入領域教學演示——語文領域國文科】

可以的話，請買下 ◎黃裕文 2010.5.12

它是兩歲學步的他抓到嘴裡的綠葉  
它是十三歲寫詩的她淋的雨絲  
請買下它

牠是她二十歲初登百岳邂逅的鳳蝶  
牠是他三十一歲獨坐海邊目睹的魚鷹  
請買下牠

可以的話  
四十八歲她會在新雨裡鉤沉如詩舊事  
五十五歲他會驀地被一片落葉擊中悵惘的心曲

可以的話  
他六十三歲會與孫兒用望遠鏡閱讀猛禽過境  
她七十九歲會窩在菜圃裡種菜也種蝶

請買下牠  
牠是傳說的白海豚童話的彈塗魚牠是家常的文蛤  
牡蠣  
牠是招潮的蟹大杓的鷓是西海岸難得黑皮的鷺

請買下它  
它是黑潮是約會背景的夕陽是淘洗胸襟的海風  
它是白沙是陪伴歸程的彩霞是讓夢想翱翔的天空

牠是生命是手足是意義  
它是記憶是情感是希望  
牠們都是上天賜予  
它們都無價。但是  
當金錢腐蝕人心，當物慾摧殘大地

可以的話，請為牠們與它們買下最後一塊淨土  
可以的話，請為她們與他們買下最後一絲救贖

【注】台灣西部海岸除了馳名國際的黑面琵鷺，還有一群鮮為人知的「媽祖魚」——台灣白海豚，族群數量不足100隻，2008年聯合國IUCN保育組織公告為瀕危絕種的最高保育等級。但濁水溪口海域的泥質潮間帶，將

引進高致癌的石化工業，面積高達4,000多公頃的大規模填海造陸。彰化縣環境保護聯盟將在九十天內籌募兩億三千八百萬，以「國民信託認股」的方式購買濁水溪口灘地，保護台灣的國寶魚。本詩刊登於地球公民協會通訊。

有一塊地 —— 為苗栗大埔怪手毀田事件而寫  
◎黃裕文 2010.7.17

有一塊地  
先民從林野討來  
用好幾代好幾代的希望施肥  
犁翻過血淚翻過生老病死翻過  
翻出一粒粒金黃的夢  
餵給襁褓中日漸茁壯的未來

有一塊地  
農人用黝黑的肢體教它寫  
春夏秋冬輪替的功課  
教它年年歲歲準時  
將豐饒的自己悉數繳交  
獻給生命

有一塊地  
始終靜默  
日日看雲霧起舞  
夜夜聽水圳唱歌  
自己是觀眾，自己是舞台  
當身上面目模糊的莊稼人啊  
耕耘出累累的掌聲  
哦！原來自己是主角

有一塊地  
躺在島嶼靠海的肚皮上  
啜飲三千米高的山脊流淌的汗水  
地震重整它的骨骼  
颱風翻新它的胃  
頭髮好癢是麻雀來啄食  
臉皮涼涼有泥鰍溜過  
偷聽雨後青蛙求偶呱呱  
最愛老牛一步慢一步  
把日子踏得深深深

有一塊地  
躺在冰冷的怪手底下

躺在堅硬的水泥底下  
躺在徹底的遺忘底下  
靜默回想  
清風彈奏的稻香  
那年螢火蟲點了幾盞燈籠  
月影喜歡窩在哪叢秧苗間打盹  
稻草人站在田埂邊發什麼呆  
佃農用血肉如何扛起家計  
工業社會發育期吸吮的乳汁  
國家開發所需動員的能量

終於想起  
啊！自己是塊地  
是大地的一員  
人類討去勞作了幾世紀  
直到地老了土病了營養鬆弛了  
人類的胃口演化了  
合該回歸那片遲早也躺平  
在冷硬的文明底下  
等著互相指認的大地

靜默回想  
是否我們也想起  
曾有一塊地  
埋藏所有土生土長的記憶  
時代再如何狂飆  
科技再如何拔高  
我們的雙腳仍踩地  
我們啊原是種在大地的生命  
我們啊原是種在生命的大地

工友種稻在學校 ◎黃裕文 2011.5.11

過年後，水泥地長了一畦水  
工友說著下田的童年都是汗  
我們看著眼前的中年  
用磚塊塑膠布圍成田，大小三坪  
長寬都是夢

「米字拆開八十八，要八十八項工啊！」  
從播種到收割，下田的人  
是基因在血裡流著累  
難怪工友忍不住，從百忙  
鑽進三坪田裡頻彎腰

身軀把弧度笑好累  
工業區在台灣靠北  
笑好賊，相中幾塊田  
就用車輪踏查土壤多肥軟  
準備結穗的水稻多亢奮  
老農拿肉身去阻擋  
只想拚命的經濟  
留下老牛瘦成病

「算算六月出穗，趕得上  
畢業」，一起唱驪歌  
想起驪歌也響起，在島嶼靠腰  
的石化揚言埋葬不景氣，哄了一塊濕地  
好無邪，照政治調教的姿勢赤裸成一片  
煙囪直挺挺，日夜對濁水溪以北  
未被發展染指的海灘  
把污濁的呻吟排過量

工友指著幾叢葉，「葉仔頂的土，  
狗仔弄的！」今春雨打結  
卡在半空下不來  
狗也發狂親熱好田水  
在後山，有人牽了一條例  
外的狗，發狂叨著好山水  
想跳過大小法律的火圍  
餵財團油嘴。「你看，  
白頭鷓咬的！」幾串早熟的累累  
如破鞋，被盜採的山水

水泥地田了幾個月，會不會  
想起前生的甘甜？  
北高雄的灌溉埤  
填土建校十年後  
可還烙印水稻的青春夢？  
夢中飽漲著金色的農民願？  
台北有101玻璃帷幕標高當代的價值  
202的綠意就矮成廢鐵掃作堆？  
為生命請願的隊伍在抽枝  
樹再種就有！建設藍圖啐一口  
洩露一灘政客閃金光

「種稻仔，咱要多種稻仔！」  
工友說，接下來  
還想找個地方種菱角  
台灣是否也在想，接下來  
到底種明天在哪好？

【注】本詩刊登於 2011.6.21 自由副刊。

**阿朗壺 —— 一條路的辯證**      ◎黃裕文  
2012.1.18

### 一、最細的時候

擠進海洋的狂想與山崖的逼視  
擠進地層緩慢的暴動與歷史深邃的嘆息  
擠掉文明的蠻力  
擠掉開發  
擠掉人

才能進入我  
在這時代  
一條細細的存在

海風下的我  
有赤裸裸的岩壁  
讓台灣海棗撐起  
嫡傳自冰河期的羽葉傘  
有花與沉思  
落了又開  
大白斑蝶徐徐徘徊

當產卵季來臨  
沙灘柔軟平坦  
如催眠的掌  
接住母綠蠵龜潮潤的回想  
鵝頸藤壺依戀著潮間帶  
一截浮木  
和持續迎向碎浪的勇氣  
便是生存奧義

在天與地、山與海的交界  
在時間的長廊  
我最細的時候  
仍給生命以豐厚

### 二、身為名詞

沒有一次旭日拂來的眼神相似  
沒有褶皺兩度經歷同樣的痛楚  
沒有浪花重複自己  
時代的巨輪追逐轉數  
你堅持活著  
像股鱗蜓蜥體背的斑紋  
不可數

最少數的你  
孕育最珍稀的複數  
你用牡丹鼻  
延伸陸地的氣息入海  
汲取海的意志上山  
你是沒口溪化為潛流的方向  
是椰子蟹降海釋放卵粒的習性  
錘鍊南田石的潮汐  
銀葉樹目送果實海漂的深情  
都和你同義

薄翅蜻蜓永遠張著  
見過遠古樹蕨的巨大複眼  
海檬果收集豔陽和風雨  
向未來兌換無上限的綠  
在班卡拉蝸牛小而安靜的爬行之外  
在地層百萬年來不變的變動中  
身為名詞  
你一直走成動詞

### 三、就因為缺口

黑潮快遞來赤道的溫暖  
打通了東部海域的生命線  
百合花一路將陽光丈量  
從海岸到山巔

紫斑蝶銜著季節  
一代代完成島嶼南北  
來回長征的詩篇

人與大地  
原只有腳印的距離  
它的呼吸  
僅僅是飄過的雲  
也有關係

它是路，濱刺麥隨風滾動花毯  
散播種子的路  
它是橋，從蝾螺的落幕  
跨向寄居蟹的新生  
它是搖籃，垂掛在葉背  
長角蛉悄悄的獵食  
悄悄的睡

就因為缺口  
島嶼還沒  
還沒被環繞的單調冰冷僵硬打成死結

就因為缺口  
才有完整  
被遺忘意外地拉長  
我們得以浮出人間  
換一口自然

【注】本詩刊登於 2012.2.12 《環境資訊中心週日副刊》。

**月橋獨白 —— 見鄰人斥資購得七里香老樹有感**  
◎黃裕文 2012.4.15

幾十年的山居歲月  
幾十萬的鈔票一疊

許多枝葉  
許多根鬚  
連同花與果的記憶

綠繡眼歌過  
紫蛇目蝶斂翅過  
台灣獼猴或坐或臥過的  
都被斧鋸遺棄  
回歸生養我的沃壤  
幾十年的晴雨風霜  
換算成掐頭去尾一截收藏

隨貨車翻山越嶺……  
（那曾是我晝夜的鼻息起伏）  
七里，七十里……  
（那曾是我花季的流域）  
無香無臭地來到人間  
蒙上幾層煙  
銕上一圈柵欄  
成為水泥與玻璃軟禁的新寵  
聽說  
古早古早  
這也是我的家  
我芸香科的祖先  
梅花鹿以及台灣角金龜的祖先  
共享的家園

只要根還在  
還能繼續吸吮島嶼的母奶  
其實不甚在意  
為什麼逼我們入深山  
再偷渡我們回城市  
同他們一起窒息

生存與繁衍是唯二信仰  
我會一如山居般虔誠  
在車煙中展葉，在市聲裡結果  
感謝上天，至少至少  
我還活著  
無臭無香  
在人間

【注】本詩刊登於 2012.4.29 《環境資訊中心週日副刊》。